

中国全史

中国艳史

隋代宫闱史

主编：张立波
(民国)张恂子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全史/张立波主编. -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9.3
ISBN 7-80551-044-X
. 中... . 张... . 章回小说-作
品集-中国-古代 . K209

中国全史·中国艳史·隋代宫闱史

作 者：(民国)张恂子

排版设计：山东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社 址：济南市玉函路 16 号

邮政编码：250002

印 刷：莒县新华印刷厂

开 本：880×1230mm 1/32

总印张：400 字数：3 000 千字

版 次：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1 000 册

书 号：ISBN 7-80551-044-X / K·25

定 价：3980.00 元

目 录

- 第五十三回 争次第灯光船影 分赏罚舞袖花球1
- 第五十四回 悲欢乐层见叠出 宝辇龙船初下江都8
- 第五十五回 戏炀帝梦里揶揄 捉后主殿前符咒16
- 第五十六回 离奇神话种玉出琼花 荒唐祥瑞拔鳖有
老鹤23
- 第五十七回 矮民媚主净身入宫 玉李荣枝先声异兆31
- 第五十八回 睹落花怨女伤神 读遗诗痴人痛泪39
- 第五十九回 千人选秀突出奇才 百般肆谑方现艳质47
- 第六十回 谈天象如数家珍 升赤光惊现王气55
- 第六十一回 妙术转春回灵心慧质 落花随波去雅趣
奇情63
- 第六十二回 精翠池边鱼龙百戏 广明殿上巾钗一席71
- 第六十三回 化莲成鸟幻术侮人 借鸡替祸符法通灵79
- 第六十四回 出巡无名亲幸启民帐 耀武存心深讨吐
谷浑87
- 第六十五回 江都宫吴歌翻旧曲 辽东城隋将大丧师95
- 第六十六回 误寻仇索妹窦家底 报移祸杀贼南门街 ... 103
- 第六十七回 黑夜救婵娟刀光霍霍 花银保白发棒影

纷纷.....	111
第六十八回 窦线娘巧劫牢狱 刘守备力战衙前	119
第六十九回 黎阳发难独取下策 东都解围败走穷途 ...	127
第七十回 屠党羽惨无人道 泄忿怒丧尽良心.....	135
第七十一回 胆小若鼠埋伏费心机 智能料敌落草避 灾殃.....	143
第七十二回 改姓名避祸淮阳村 露消息投奔瓦岗寨 ...	151
第七十三回 得众心泉雄有地 谈往事美人传趣	159
第七十四回 忌突厥计杀史蜀胡 袭车驾兵围雁门关 ...	167
第七十五回 幽轩短槛迷楼藏春 登楼入阁任意寻欢 ...	175
第七十六回 情伤三美再动游幸念 愤因五子又削 纳言官.....	183

第五十三回 争次第灯光船影 分赏罚舞袖花球

动人情绪的月儿露出半个娇靥，在那凉云里面，偷窥到西苑的北海海面上，映出了她的倩影，随着波儿微动，她是多么洁静，何等的自在。在近东湖的海湾那边，忽的转出了八艘凤舸，舸头和舸梢上面，一律的挂着绿色宫灯，绿沉沉一片，映得海水越发绿了。每艘凤舸的舱前，也都扯起了一面小旗，旗杆尖上明晃晃的一盏灯儿，映出旗上的几个小字，瞧上去便能清楚。一艘上是迎晖苑王，一艘上是绮阴苑谢，一艘是积珍苑樊，还有四艘却是清修苑秦、影纹苑刘、文安苑狄、景明苑梁。

七面小旗在凉风里面不住的飘动，七艘凤舸却并列了一排，柔橹声清，向北海中央过去。那时接通西湖海口的海面上，却涌出了万道金光。原是七艘龙船，船头船尾点起了千百盏的金灯，远望上去，只见一片金光罩在海上面。在第一艘的龙船头上，竖了一面杏黄大旗，旗上斗大的两个字儿，便是“隋炀”两字，后面的六艘却没有旗号，随着前面一艘也向北海中央而去。

接着南湖里面，也有七艘凤舸，十四支柔橹，分开了波浪，直向北海海口过去，却是一色的红灯。在

那末一艘的凤舸上也扯起一面大旗，乃是“正宫萧”三字。这时，广明湖湖面上飞出了二十一般彩船，分作了左右中三队。中间七艘，船上面挂了一色的水晶灯，白晃晃一片，照得湖水通明，随风招展的七面小旗便是栖鸾苑李、宝林苑陈、晨光苑方、仪凤苑柳、和明苑田、降阳苑石、明霞苑张。那左面的七艘，只见花花绿绿一团，照得人眼花缭乱，原来船上挂的俱是五色明灯。七艘里面只有一艘扯着旗号，乃是翠华苑黄。右首的一队第一艘船上，也扯起了仁智苑朱的旗号。挂的灯却是人物花鸟的纱灯，在晚风中飘动，竟似栩栩欲活的光景。三队彩船顺着下流，直向北海。

忽的金鼓齐鸣，传振四远。却是北海里面七只鲤鱼船，每船上面，倒也是一面大旗，却有六个大字，乃是十六苑美人队。

船上没有挂的灯儿，只有一对对、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宫灯排满了船头船尾。一点点的火光，远望上去，好似万道明星映在水面上幌动。船舱里面便是十六苑的美人，振着玉腕，敲锣打鼓，传出了一片热闹，也向北海进发。

这时已是酉牌二刻相近，北海左首的方丈神山，山脚下面忽地来了一只小船，靠近了山下。船中却有两个人，一个是操船的小宫监，一个是西苑令马忠。

马忠待船儿停稳了，他挟了一包东西，兴冲冲地跨到山滩水埠，即便洒开两腿向山上奔去。

不到片刻工夫，那山顶上面的凌云塔上陡的冲起一线金光，到了云端里面，散作了一个火球，发出一声响亮，宛似半空中起了霹雳，接着四下里传出一片欢声。没有半个时辰，马忠在山顶上面，只见七队船儿像箭一般齐向方丈驶来。五颜六色的灯光，映的汹涌的海波里面，煞是有趣。看到渐渐相近，只见七艘龙船追出了第二、第一，占了头一队。

马忠赶忙下山，待到山滩，龙船队第一个先到。炀帝已是立在第一艘的大旗下面，脸上堆起了满面笑容。背后立了一个美人，便是袁宝儿。马忠慌忙俯伏，口称奴婢接驾。炀帝和宝儿搭了扶手，踏上水埠，走到山滩，回身看时，见萧皇后的七艘凤舸做了第二。赶到舸儿靠近了山脚，萧皇后在未一艘的舸窗中伸出了首儿瞧视，见了山滩上的炀帝便低头一笑，缩进了里面。不一会工夫，却是她出了舱门，走上舸头。恰巧舸儿已傍水埠，萧皇后便一手搭在扶手上，一手搭在一个宫女的肩头，笑吟吟的到了山脚。炀帝含笑上前道：“爱卿已是迟到一步了。”

萧皇后含笑道：“圣天子百灵相助，自是一帆风顺，独点了先着，贱妾幸庇圣恩，便也占了第二了。”

萧皇后说毕，炀帝不禁哈哈大笑道：“爱卿可称善于辞令了。”炀帝话声未毕，萧皇后接着道：“第三名来了。”炀帝看了旗上的“王”、“谢”、“樊”、“秦”、“刘”、“狄”、“梁”七字，笑道：“原是东湖里面的一队。”萧皇后道：“她们先前倒是第一队，在相近这儿的时候，却给圣上和贱妾两队赶出，反做了第三。”待到王、谢等七位夫人走上了山滩，第四、第五两队相随到来。谢夫人笑道：“仁智苑朱夫人的一队，倒给美人队占了第四。”不多时，李、陈、方、柳、田、石、张七位夫人的一队到了山脚，走上水埠，一齐笑道：“险些儿殿尾。”等到末一队到时，第一艘船上俏零零立着一个妙人，穿着一色的月白衫子，左右肩上，分伏了四只松鼠，却是翠花苑的黄雅云。只见她蹙了春山眉黛，现出了一副憨态。她瞧见了山滩上的众人，不待船儿靠近水埠，她便在船头上，小脚一点，直向山滩上窜来。众人不禁一齐失声，“啊哟”两字未停，雅云已是神色自若的立在滩上。炀帝笑顾雅云道：“夫人的一队，已是作了殿军，夫人何必再冒这样的险，不待船儿停稳呢？”雅云道：“圣上不知贱妾的心儿，焦急得忍不住了，恨不得船儿像贱妾一般的会跳，跳过了你们的船方觉心快。”众人听了禁不住齐声大笑。

这时，马忠上前禀道：“宴席已是排齐，请圣上登山。”炀帝便和众人到了山顶上的凌霄殿，一同落座。炀帝笑着说道：“朕第一个到山，众夫人怎样的赏赐朕躬？”谢夫人笑道：“早已说过的事，第一个先到的赏酒簪花，如今既是圣上占了第一，依贱妾看来，先替圣上簪花，再行敬酒，众位夫人的意下不知如何？”十五苑的夫人齐声道好。

只见萧皇后已是拔了鬓边所插的一朵花儿，簪在炀帝的玉色平凉巾上。十六苑夫人便一个个争先恐后走到炀帝宴前，玉腕齐举，纷簪花朵，把个炀帝的巾上簪了一头，众夫人方才退下。美人队里的妥娘第一个开言道：“圣上龙头独占，夫人们果然应该相贺，贱婢们难道不能东施效颦，向圣上庆贺庆贺。”

妥娘说毕，径自在头上拔下花儿，簪在炀帝的巾角上。炀帝笑道一声好，众美人哪个不想讨好，早又不约而同的拥上，纷将花儿簪在炀帝身上。十六苑的美人，共有三百多个，这么一来那还了得，不要说炀帝的巾上袍上簪满了花儿，连那宴席上面也跌落了不少花儿。炀帝不禁大笑道：“朕躬遍身花朵，今夕也像个美人儿了。”众人笑了一阵，王夫人的秋波向袁宝儿俏脸上一转道：“怎么袁夫人与众独异，不替圣上道驾簪花？”炀帝给王夫人一提起，便也想了起来，

真的众人里面只有宝儿悄坐席上，遂也含了笑容向宝儿问道：“你怎的不向朕躬道贺？”宝儿嫣然一笑道：“贱妾原和圣上在一个船里面，一同到了山脚上滩，在理也需受赏，如今赏已被圣上独占了去，贱妾不向圣上发话也就是了，怎的还要向贱妾发话？”炀帝听了宝儿的说话，附掌笑道：“一些也不错，原是朕错了。”炀帝又向众夫人道：“宝儿也该受贺的，众位夫人可能让她欢喜一回。”炀帝的话声未毕，众夫人谁不会凑趣，也各将花儿给宝儿簪上。宝儿只是憨憨的痴笑。萧皇后却取了一个花球，授给宝儿道：“祝你的一生永远像这个花球般的香圆。”宝儿含笑受了，向萧皇后谢了恩，将花球簪在鬓边。花光人面两相辉，越发的可人。

谢夫人又开言道：“如今花已簪过了，又需敬酒一回。”炀帝慌道：“要是众爱卿一个个的敬酒，不待敬完，朕躬已要醉倒。”萧皇后双手举了一杯，盈盈离座道：“贱妾敢代众位夫人美人合献一杯，敬祝圣上。”炀帝不觉大喜道：“如此甚好。”便接过了酒杯，一口饮尽。命美人斟满了酒儿，依旧放在萧皇后面前，萧皇后重新落座。

炀帝看了黄雅云一眼道：“爱赏的已受了，该罚的也该罚来。”雅云便即站起道：“贱妾一队到得最

迟，原该受罚，贱妾也没有什么贡献，还是舞一回给圣上、娘娘和各位夫人一笑罢。”雅云说毕，众夫人只见她离了席儿，将身上的四口松鼠交给了手下的美人，走到殿下，命她苑里有美人取来了一对舞杆。那杆儿上面缚着一丈多长的薄绸彩带，杆儿的下面悬了几个金铃。雅云两手分执了一双舞杆，徐徐的回舞，那彩带随身进退盘旋，一点也不会缠住，铃声也一阵阵响动。初时的舞势还是不急，慢慢的由徐入急，耳中只闻铃声，眼前但见一团彩色，把个雅云围在中间，年得人都觉眼花缭乱，一个个不禁娇声喝彩。

炀帝却看得直立了起来，只见两条彩带霍的展开，雅云娇躯一侧，把舞杆抛去，亭亭走上殿来。炀帝早已捧上一杯酒，待雅云入座，即含笑道：“饮朕一杯，替夫人解劳。”雅云谢恩饮尽，便道：“妾舞不足观，贱妾苑中的美人尚有可取的艺术，且待她们演来。”雅云话声未毕，翠华苑的美人队里走出了一个人。炀帝和众人看时，只见她穿一件淡红衫子，似薄薄明霞剪就，系一条银色罗裙，如片片白玉裁成，青丝覆额，丹脂点唇，俏眉儿别含三分爽气，美目儿另有一副神光，双肩瘦削，身材苗条，别具风情体态。炀帝不觉惊问道：“她是哪一个？”雅云代答道：“这个美人，便是贱妾苑中的薛冶儿，圣上不要看轻了她

是个弱不禁风的人，哪知她能舞得一双好剑咧！”炀帝听了，不觉欢喜万分。还有积珍苑的樊夫人玉儿，触动了她心爱的舞剑，便也分外注意。

只见薛冶儿取了两口宝剑，走下殿去，分开门户，便轻轻的舞将起来。真个是翩若惊鸿，矫若游龙，炀帝和萧皇后等人一个个都道舞得真好，瞧不出这般瘦弱的人儿，却能舞得好剑。

冶儿舞毕，袅袅婷婷地走上殿来，微微有些喘息。炀帝好生怜惜冶儿，命她休坐一会。这时座上的樊玉儿不觉技痒万分，再也忍耐不住，便即离席道：“且待贱妾也来舞剑一回，给圣上佐酒。”炀帝和众夫人听了都吃了一惊。正是：

已惊弱质能舞剑，又震红妆出语奇。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悲欢乐层见叠出 宝辇龙船初下江都

话说樊玉儿说了也要舞剑，众人都觉诧异。炀帝笑问玉儿道：“夫人入苑以来从没有说过能够舞剑，怎的今夕倒也有兴起来？”玉儿笑道：“女儿舞剑，虽说也是一件雅事，究属有些失称，贱妾自幼即喜欢使枪弄棒，承恩入了西苑，便深自藏拙，不敢卖弄。今宵见薛美人舞得好剑，不觉触了心爱，再也忍耐不

住了。”炀帝点头笑道：“想不到西苑里面这样人才济济。”炀帝话声未完，玉儿在宴前身子一晃，已是到了殿阶下面，众人更是吃惊。雅云喝采不迭，玉儿却在殿下呼道：“薛美人快将你的剑丢给贱妾！”冶儿听了，便将宝剑向玉儿掷去。只见寒森森两口剑儿直向玉儿顶门落下，玉儿身子往下一挫，喝声来得好，两手接着宝剑，便霍霍的舞起来。众人仔细瞧视，见玉儿的舞法大是不同，初时如蜻蜓点水，燕子穿帘，还有些卖弄美人体态。渐渐舞得紧了，两口宝剑就像两条白龙上下盘旋。舞到妙处，宝剑和人俱已不见，只觉银光闪闪，冷气飕飕，见一团白雪在阶前乱滚。炀帝看了，惊得呆住。众夫人更是屏息无声，蓦的一道寒光，直向殿上扑来，众人吃了一惊，定眼看时，却是玉儿喜孜孜地怀抱宝剑俏立宴前，面不改色，气不见喘，好似没事一般。

这时，早把个薛冶儿看得心喜神服，径到玉儿面前，拜倒娇体道：“夫人真是神人，贱妾敢求夫人赐允，传授给贱妾可好了？”玉儿慌忙将她扶起道：“美人的剑术和了贱妾，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分什么高低，怎生当得传授两字，只是不妨一同探讨探讨。”炀帝笑道：“樊夫人不须过谦，薛美人确逊一筹。”萧皇后也笑道：“初见了薛美人的舞剑，意为神乎其神的

了，哪知出类拔萃还有樊夫人的神艺，我们真是目光如豆了。”

玉儿重新落座，开怀畅饮。十六苑的美人又轮流奏了一阵乐。

这时，星河惨淡，已过了子夜。炀帝含了七八分酒意，不住的向袁宝儿睃视。萧皇后和众夫人瞧在眼中，暗暗失笑。萧皇后便含笑对炀帝道：“月落参横，更深夜阑了，圣上也该驾了鹊桥安渡银河了，莫使织女的芳心兀突不宁咧。”众夫人不禁齐声失笑。炀帝瞧了宝儿一眼，只见她低垂粉颈，不胜娇羞。

炀帝即命撤宴，一同下山。炀帝仍与宝儿下了龙船，萧皇后和众夫人也各坐原船，随了炀帝的船儿到了北海堤岸上陆。众夫人送炀帝、萧皇后出了西苑，便各自归苑。炀帝和萧皇后、袁宝儿坐上辇车回到显仁宫。炀帝含笑向萧皇后道：“朕躬又要失陪了。”萧皇后娇啐一声，独自退入后宫安息。炀帝便携了袁宝儿同入寝殿，拥上凉榻，真个驾起鹊桥，渡了银河。宝儿十五年华，初邀恩宠，不免有啮指忍受的娇态，炀帝万分怜惜，着意温存，已是落红狼藉了衾席。

风流偏夜短，又已到天明。炀帝挨延了好久，方始临朝，便得了杨素的死信。原来杨素病儿日重，他的兄弟杨约，儿子玄感，尚觅名医调治，素张目道：

“我尚想求活不成？”便却药不饮，延至初七晚上，他便一命呜呼。炀帝闻知了素的死讯，心中好不欢喜，但是表面上还需敷衍一番。追赠素为光禄大夫、太尉公，赐谥景武，特给辚车班剑四十人，前后部羽葆鼓吹，赙帛五千段，粟麦五千石，特命鸿胪卿司马俊监护丧事。杨素一生，倒也好算得生荣死哀，福寿全归了。

接着过了两天，太子昭竟也为了懊丧卧病之后，药石虽灵，难医心疾，便也绝命。炀帝只略哭了数声，草草丧葬，予谥元德。昭有三子，炀帝便封长孙俊为燕王，次孙侗为越王，幼孙侑为代王。群太子昭的死讯传到了西苑里面的芳菱耳中，不禁肝肠寸断。明知太子的死去和她相关，越发的伤心了，在亭中左思右想，只觉毫无生趣，竟在亭中自缢身死。待到西苑令马忠发觉，芳菱已是气绝多时。赶忙奏知炀帝，炀帝倒也伤感一回。萧皇后不禁垂泪，命人好好的将她收殓不提。

这天炀帝临朝，皇甫议奏称河渠已通，王弘亦称龙船造成，喜得炀帝游兴勃发，便下了一道诏书，命令安排仪卫，准备出幸江都。宫廷内外，奉了这道诏书，知道炀帝性儿索急，一经出口，便需照行，不能够少些迟延，当下赶忙筹备起来。一连备办了半月有

余，大致已是就绪，便上表请期。炀帝即行批定仲秋出发，令左卫卫大将军郭衍为前军统领，右卫卫大将军李景为后军统领，护驾南下江都。文武官员职在五品以上的赐坐楼船，九品以上赐坐黄箴。又命黄门侍郎王弘监督了龙船，在洛口伺候驾临。

到了那天出发日期，炀帝和萧皇后打扮得华丽庄严，恍似天神。召集了西苑、显仁宫内的夫人美女宫娥等人三千粉黛，一个个锦绣遍体，珠翠满头。萧皇后和炀帝并坐着一乘金围玉盖的逍遥辇。这一部辇车，却是炀帝命开府仪同三司何稠监造。

何稠心智灵巧，参酌了古今，造得富丽堂皇，甚合炀帝心意，进稠为太府少卿。炀帝初下江都，始行乘坐此辇，一般夫人美女待炀帝和萧皇后登了宝辇，她们便在前后右左乘坐了香车，驾着宝马，簇拥徐行。那般扈从官员，也都穿了蟒袍玉带，跨马随着。

前面导了左卫大将军郭衍，生得脸如黑漆，双目重瞳，颌下绕着一族短髭，身材魁梧，穿了一副乌金连环锁子甲，骑子一匹乌骓马，手中执了一柄宣花大斧，威风凛凛，好似一尊金刚。后面的右卫大将军李景，头戴金凤宝盔，身穿黄金甲，手执一柄虎头大金刀。胯下一匹黄骠骏马，飘着五络长须，银盆船大脸剑眉凤目，英气勃勃，有如天神一般。两个大将军各

带着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向通济渠进发。

一路上无事细表，已是到了通济渠。王弘早已预备了船只伺候，只因通济渠虽经开凿，究是仓促成功，还嫌狭小，吃水甚浅，龙船却不能出入，因此，只能停在洛口等候。炀帝等坐了王弘所备的小船，渡到了洛口，炀帝上了龙船。那只龙船共有四层，计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上面第一层为正殿内殿朝堂，中间两层却有百二十号的房间，俱用金玉饰成。最下的一层，便是内侍们所居。萧皇后也有一艘乘坐的船儿，比炀帝的龙船略微稍小，叫做翔螭船，里面的装饰却是无异。又有各种船儿数千艘，分坐诸王百官、妃嫔公主并装载供奉物品，共用挽船夫八万余人，内中提出了九千名，各穿了锦绣袍儿，专挽炀帝的龙船。萧皇后的翔螭船，护驾的兵士，也分乘了数千艘船儿，由兵士自行挽船，不得引用挽夫。但见彩旗飞舞，画舫联接，相连至二百余里，岸上又用骑兵数队，夹河卫行，直指江都。

炀帝在龙船里面，因与萧皇后分乘了两船，似觉乏味，即将萧皇后以及十六苑夫人、袁宝儿一船美人们都召上了龙船，分居了中间两层的百二十号住房，才觉热闹开怀。所过州县，五百里内概令供奉酒食。一般州员官儿，谁不要极力奉承。往往一州之中，供